

编者按:近日,享誉全国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湖北鼓王”张明智去世,社会各界人士悼念。《江花周刊》特辟纪念专号,约请他的友人、同仁、学生、弟子及研究学者,从他紧贴百姓生活创作曲目、改革唱腔与表演形式、借鉴多种艺术形式创新湖北大鼓、扶持后辈等不同角度,呈现张明智一生致力于研究湖北大鼓的演唱和创作,使这一传统艺术焕发新生,为湖北大鼓的传承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生历程。

我所认识的张明智老师

□陆鸣

张明智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湖北曲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参加张老师告别仪式的,不仅有张老师家人,生前好友、文艺界同仁,更有无数自发而来的市民赶来吊唁。好多观众在告别时泣不成声,可见张老师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付出就有回报,这句话在张老师身上,尤为应验。他的演唱轻松自然,嗓音清甜悦耳,表演细腻入微,唱腔活泼动人,一鼓、一板、一颦、一笑都能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情感,生动地展示人物的内心。所以他演唱的节目好听、耐听、经听。因而他的演唱大受欢迎,从而获得“湖北鼓王”的美誉。

武汉精神的“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体现在张老师的身上非常突出。他在湖北曲艺界,甚至说是在湖北文艺界,拥有诸多的第一。他是戏曲演员中第一个录制个人专辑盒带的、第一个拍摄曲艺MV的、第一个主演曲艺电视剧的、第一个举办百场个人专场演出的……这不仅反映出他的敢想敢干的精神,也体现出他不断追求的劲头。他经常突然给我打电话:“陆鸣,我又想到一个包袱,你听下像么样?”每创作一个新节目,张老师一定会在演唱形式、唱腔出新、表演风格上有新的探索。所以观众说,张老师的节目段段经典,个个好听。

20世纪80年代,我在位于上海路邮局的小礼堂里看了一场武汉市商业局宣传队的演出,其中就有张明智老师的大鼓《找嫁嫁》,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太有味道了!没过几天张老师就从土产公司调回了团里。那时候我在团里学唱湖北大鼓,团里排了一个湖北大鼓群唱,需要六个湖北大鼓,鼓买得到,但是架子却没有卖的。团里便安排我和张老师一道,负责制作大鼓架的工作。张老师带着我买铜管,又找到一家他熟悉的工厂,他自己设计鼓架的样式、尺寸,然后锯成需要的长度,动手钻眼、抛光,一个个黄灿灿亮闪闪的鼓架做成了。我好钦佩啊,怎么这个老师什么都会呀。张老师的确非常聪明,不仅湖北大鼓打得好看唱得好,他的碟子敲得比女演员还棒。他会拉二胡、京胡,还会演奏“单弦拉戏”。他的唱腔新奇百怪,又不失传统;他的鼓板技艺,至今无人企及。他把聪明才智都用在了表演,发展湖北大鼓上。

张老师是一位勤奋耕耘、勇于探索、创作颇丰、深受观众喜爱的曲艺艺术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湖北大鼓,致力于湖北大鼓的演唱和创新,潜心研究湖北大鼓的唱腔与表现形式,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他的鼓板演奏、行腔演唱在国内鼓曲界独树一帜,一生创作、演唱了近千个节目。他的演唱轻松活泼、风趣幽默、脍炙人口、令人叫绝。

张老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位无私的教育者,他深知曲艺传承的重要性,毫不吝嗇地将自己的技艺与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他收徒弟、办讲座、传帮带,鼓与呼,线上线下,言传身教,在他的悉心指导下,许多年轻的曲艺人才崭露头角,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张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湖北大鼓艺术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他的一生,是为曲艺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奉献的一生。

(作者系国家一级演员、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恩师告诉我,每一个字都要唱出韵味

□徐宁

2025年1月18日凌晨5时23分,我的恩师著名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张明智先生离世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沉,悲痛如潮水般将我淹没。那些与恩师相处的往昔岁月,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不断放映,每一个画面都饱含着深深的敬意与无尽的怀念。

我与张明智老师的缘分,始于我对湖北大鼓的热爱。那时,我只是一个对这门艺术充满憧憬却又懵懂无知的农村少年。有幸得见张明智老师表演,他在舞台上的风采瞬间将我征服。那生动的表情、富有韵律的唱腔、精湛的表演技艺,让我深深着迷,也让我坚定了学习湖北大鼓的决心。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成为张明智老师的徒弟。初次站在师父面前,我紧张又激动。师父那和蔼的笑容,瞬间驱散了我内心的忐忑。他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和对湖北大鼓的理解,眼神中满是鼓励与期许。从那一刻起,我便在师父的悉心指导下,踏上了湖北大鼓的艺术征程。

在学艺的日子里,师父对我的教导细致入微。每一个唱腔的转折、每一个表情的拿捏、每一个动作的规范,他都亲自示范,耐心讲解。记得有一次,我在练习一段高难度的唱腔时,总是不得要领,自己急得满头大汗。师父看到后,没有丝毫的责备,而是一遍又一遍地为我示范,从气息的运用到声音的控制,他都耐心地拆解分析。他说:“湖北大鼓的唱腔讲究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要唱出韵味,每一个音符都要饱含情感。你要用心去感受,用声音去塑造故事中的人物。”在师父的指导下,我反复练习,终于攻克了这个难题。那一刻,师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笑容如同冬日里的暖阳,给予我无尽的温暖和动力。

张明智老师不仅在艺术上对我严格要求,更在为人处世方面为我树立了榜样。他为人谦逊、善良,对待每一个人都真诚友善。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生活中,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常说:“学艺先学做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真正领悟艺术的真谛,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待艺术的执着和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无论演出条件多么艰苦,他总是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场演出,用自己的热情和专业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在与师父相处的时光里,有太多难忘的回忆。我们一起探讨湖北大鼓的创新与发展,师父总是鼓励我要勇于尝试新的元素,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他说:“传统艺术不能故步自封,只有与时俱进,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师父的启发下,我开始尝试在湖北大鼓的表演中融入一些现代音乐元素和表现手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不断地给予我肯定和鼓励,让我在艺术的道路上更加自信地前行。

如今,师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他的教诲如明灯,照亮我在湖北大鼓艺术道路上继续前行的方向。他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将激励着我不断努力,传承和发扬湖北大鼓这门珍贵的艺术。我深知,自己肩负着传承师父艺术精神的重任,我会以师父为榜样,用心去演绎每一段湖北大鼓,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门艺术。

恩师虽去,风范长存。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会带着您的期望和教诲,在艺术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愿您在天堂安息,那里一定也有您热爱的湖北大鼓的悠扬旋律。

(作者系湖北大鼓非遗省级传承人、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

鼓界代有才人出

□何祚欢

张明智走了。湖北曲艺人用自己的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

追悼会开始,没有哀乐,只有鼓声。

湖北大鼓的鼓声。张明智表演的前奏鼓点,来自湖北民间,来自老一代“鼓王”王鸣乐的化用翻新,来自张明智的进一步扩充演变,活泼跳脱。

这是他喜欢的鼓声,他曾经多次说过,他喜欢这鼓声。“我死了,就用这鼓声代替哀乐。莫搞得悲悲切切!”

可是,当追悼会上响起这鼓声时,满场却哭倒了一片。

因为这鼓声再也听不到了,因为打鼓的人走了!

曲艺人谁不知道,这鼓声曾有多招人喜,就曾有多招人“恨”:都半夜了,起居无定时的张明智想到一句新腔,也许就会把乐队、把徒弟都催命似地叫起来,他要哼给大家听,他要别人把曲子记下来,演示一遍再商量、修改,这时就有人嘀咕着:“自己睡不着,吵醒一湾子人!”这时候,“恨不得把他生吃下去!”

可哪里舍得?当说唱团演到了那些听不懂湖北话的地方时,张明智就有本事把广东话、湖南话还有不晓得哪里话夹到他的湖北大鼓里,硬是把观众唱到喜欢他为止。这时候,全团伙计们又会骂骂咧咧地说:“好逗人疼!恨不得把他生吃下去!”然而,今天打鼓人却走了,这鼓声,再听到也不是他本人的了。

难怪他的爱徒徐宁说:“师父经常会在半夜叫醒我,突然考我一个唱段,那时候,我心里真是烦得要死。可是……如今再想听这半夜的呼叫还听不到了……”

可喜的是,他用他不顾生死的爱,一生从前辈那里学了三十几段,自己创新了四十几段湖北大鼓节目,他将它们传给了他的徒弟。更可喜的是,他的徒弟中有唱得极似他,却并不满足的人。

鼓声悠悠,代有传人,我们可以告慰明智:

老弟走好,鼓界代有才人出,旧曲新声,我们的事业有希望!

(作者系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代表性项目湖北评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鼓板声渺音容在 江城又失快活人

□彭建新

简单的个体的快活,不难;无论自己是否快活,却几十年如一日为大众制造快活,很难。

张明智就是一位几十年如一日为大众制造快活的人。

如今,这位给大众制造快活的人,走了——惊悉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张明智先生辞世,不胜哀婉!

论年齿,张明智为兄;论行当,明智兄是要嘴皮子吃“开口饭”的。我是要笔杆子吃“字墨”饭的,照说,其间不会有多少交集。明智兄作为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大家,又是这一行当的“非遗”传承大师,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武汉这乡邦艺术的一张名片,三镇粉丝无数。或许我的行当也沾了点“艺术”的边,故而,几十年来,在许多演艺场合,还颇有些见面甚或聚会的机会。印象中,明智兄一如他的名字,既明且智,机敏干练;身板亦精悍